

尺牘新鈔
二



尺牘新鈔
二

周亮工輯

中華書局

尺牘新鈔卷之三

周嬰 方叔莆田人初名中規遠遊篇題言

與黃若木

陽輪不駐。陰呂潛移。靡草才萎。寒梧遽下一歲之晷。驚其迅速。百年之景。知復幾何。撫枕興哀。難爲胸臆。惟別之後。歡情頓絕。何者。景興曠世。見望於方回。威卿輕俠。貽譙於新息。故或始素而終黜。有前荃而後茅。羽積輕叢。舟沈軸折。猜嫌不釋。肝鬲未剖。夫漉澤濫淵。則蛟龍不遊。採巢蔑卵。則長離增逝。吾不能振鱗冥海。奮翼蒼梧。徒以爲其嗟可去。其謝可食。托彼鰥穴。嗅此鴟銜。高樓有僂梯之窘。幽谷無遷喬之望。夕景欲戢。則應門納鑰。曉河未落。則當關疾呼。繫類支祁。梧同貳負。撫事一鬱。如何可忘。但百六之厄。不盡於此。夫拔山之力。不抵鬼伯之催。步天之智。難藏將終之魄。輒亦臨命而歎歎。彌留而泣下。今疾在腸胃。寢於骨髓。夜不得臥。晝惡聞聲。叢辰數筴。告我不長。日者發書。其卦遇剝。如使秦元之師。或信弘農之蓍。無爽懼征西之命。逢長順而凋零。黃門之算。向靈牀而奄忽。辭好卽惡。命也如何。嗟乎。神州者。骨髓之蘧廬。岱宗者。精魄之區域。去來常數。懲芥何爲。所恨壯圖行乖。遠猶摧隕。白馬誰赴。朱生奚托。洛城之魂。空思舊里。蘂亭之鬼。終恚他鄉。相去千里。生死長辭。秉筆爲書。涕淚橫集。

重答黃光字若木莆田人

塗遵武夷。時與貴人遊焉。靈谿清淺。萍波鴻洞。鏡流見底。沈鱗虛懸。長蘿修竹。映發芳洲。鶴子雁雛。回翔曲渚。聆青猿之傳響。看白鷗之羣飛。仰視側觀。高峯隱天。疊巘虧日。勢步仞而輒變。形顧眄而靡記。使人思渺渺而獨徂。氣飄飄而上厲。散賞極娛。一往忘反。又何知蠻觸之力爭。蜂鶯之心競乎。所之既倦。相與集乎萬年之宮。霄客蛇行而先路。羽士鶴立而夾侍。將饗遊者。陳饋八簋。別客而進。莛茗度賓。而殊難熬。咸心傾于貴介。視蔑乎逢掖矣。夫以人間寂莫之士。山阿幽逸之人。混儒墨。輕王侯。猶復反側其情。高下其手。況乎燕雀之侶。馴僧爲心。慕背揣乎熙涼。驢咄易於旦暮。滔滔皆是。奚怪其然哉。

與陽春令黃兆修

前令侯君。卽閩之昭武人。聞其心含仁恕。政尙勤卹。據俗而動。罔以毀譽撓懷。不貪爲寶。靡以脂膏自潤。柴桑旋反。終乏三徑之資。萊蕪去官。猶卻一斛之餽。信吾鄉之宿德。彼國之遺愛。循良不孤。儒雅係踵。雖巫馬之代子賤。各不相師。而秀之之承虞公。差得無事。伏惟足下。宏獎名教。搜採前徵。察摺紳之同辭。餐民志之椒蘭。遠使須昌路側。式樹漢文之碑。太丘城中。方圖仲弓之像。庶芳猷有述。茂則長垂。斯亦明質之令典。樹風之雅化矣。屬因思至。聊疏所知。倘在妄塵。勿以爲閤。

謝譚海澄費謂鉛山費無學也

明公視僕。旣無親習之故。非有平生之好。若鳬乙翻翔于天末。夔蜺蹀躞于泥中。本不關情。何緣介意。而僕又干時寡術。資身無策。夙齒備嘗。狼狽秋齡。不免流離。凍餒所驅。大業靡覓。人非王粲。托跡荊州。交異

長卿遨遊邛邑。循躬知懼。對客抱慙。明公猶納之洪流。收以大度者。豈不以費有把臂之雅。故答其緩頰之殷哉。僕賦命多遭。遭代仍蹇。不圖此子。奄化異物。運斤之質既逝。因針之契不追。詎宜懷疇昔之意氣。干尊嚴之恩澤乎。明公誼烈干霄。襟期蓋世。延陵寶劍。心已許于徐君。楚市黃金。諾不渝于季布。雖僕栖遲宇下。游泳波餘。而衢尊未憚于過斟。宮鏡不疲于屢照。敢忘大德。以賈鴻私。所恨宿草陳根。懷哉曷既。素車白馬。行矣將馳。命駕之謀。思隨步遠。受廬之願。道爲勢牽。輒瀝悃以辭歸。爰告誠而陳謝。倘宿好不逮。會面可期。猶望元燕降趾。重過故壘。青驪結乘。或駟舊軒。率爾睽攜。自知悠忽。瞻言墀側。不覺囁嚅。

陳際泰

大士臨川人
晉山房新訂集

復張天如

人居城中。友生騁之不置。如男子張君嗣。附之疲倦欲死。奈何奈何。相隔既遙。不能如山間麋鹿常相聚。每有西風。何能無嘆。

寄韓求仲太史

不肖弟方授書時。卽知海內有求仲先生。而深嗜其書。以爲天際真人。旣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。而地在必爭。讒者勝之。此何預吾求仲事。能遲十年宰相。而不能奪千秋之業。與千秋之名。且求仲卽不爲狀元。卽不爲宰相。豈能減其毫末於此哉。每與毛伯論此事。動笑嘈嘈者之無識也。蘇子瞻千古文豪。而李定舒亶輩。猶承人下竅。而力毀之。至謂買科。徒作千古奇話而已矣。

答閩中羅美中

弟無似。誠不自意。孤行一道。宇宙之大。翕然從之。四海之風。爲之丕變。弟文凡萬首。行世者亦三千首。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。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。皆已掇巍科。躋膺仕。兒孫滿天下。而祖父母尙自留滯人間。是天下極不平之事。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耳。豚兒孝威孝逸。頗好學能文。俱可一日十餘藝。天遲弟如此。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。而未敢必也。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。具是矣。

甲戌登第後家報

威逸二兒。可勉勵攻苦。兄弟俱有雋才。不宜自滿自弱。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。與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。尼兒要曲體我懷。好行其德。學做好人。勤儉雅慎。助成老父一箇賢鄉紳。決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舊。大言大語。美衣美食。爲所不當爲。六十六翁。竟何所至。思之思之。

陳孝逸少游臨川人

與羅杓菴

弟輩潦倒半生。孟浪無似。縱有古人古書百萬盤胸。逢人說之。人誦道之。亦有何名何實。藉使下辟之上庸之。亦關何利何害。賤兄弟內顧其聰明志力。閉之深山。足有所修述。成一家言。徒以饑寒累之。不獲遂願。又聲色殷譽。不能頓割絕。而無所事事。秋間姑且破釜沈舟。持三日糧。爲射賊擒王計。必不效而後杜門卻軌。發伏藏。滌筆硯。張文設字。椎古罍。今操一時權衡。而擬議其得失。蓋亦有所長。未可謂悲憂憤悶。

之所爲出也。弟輩素惻爾爾。對翁兄前。正不敢欺隱耳。

東某

六千君子。逐鹿園中。高才捷足。何所蔑有。又況目迷五色。試官將不能與奇鬼爭權。不肖亦年年送故人耳。拙卷經大筆竄削數字。頓易舊觀。然輒以解元許孺子。得毋驚殺三軍。恐當場豪傑。皆欲捫長者之舌矣。笑謝不一。

答朱子強

譽言匪楮。何寵之深也。弟年紀寢大。尙持數行文字。從少妙輩問妍媸於不必知己之人。此正如老女嫁國奢。言不辱者強顏爾。

東蕭伯玉大行

天眷幽人。得縱意於文章山水。雖雲中仙子。未必有此清福。而况胸無丘壑者乎。聞日月之記。高與尺齊。是當播之天下。使風流蘊藉者讀之。孝逸雖無遠神。尙饒孤韻。受書而行。如載春浮以東。令我時時見三莪先生於湖頭深牧間也。

答劉孝若

王大將軍一旦開後閣。驅出婢妾數十人。並放之。意氣何似。常開平每戰必斬所幸美人頭。然後臨土對敵。千古英雄人物。正詭不同。而剛決則等。吾曹丈夫。於天下何所足係累。乃復刺刺昵昵。向兒女耳邊語。

耶。來教獲我心矣。

與陶堯生

一部十七史。從何處說起。今日對堯生。正欲道一句不得也。遞歲來陵鋒蹈戈。握蛇騎虎。七尺之軀。不必死。弟之心。則幾死者數矣。孔北海所謂憂能傷人。此子不復永年者也。

答管子敬

曹孟德壯歲雄飛。功名兒子。大慰平生。東西門行。顧復云爾何也。烈士暮年。自悲短景。正是貪戀功名。兒子。岌岌且去之耳。欲將婕妤妓人。從銅雀臺上。哭望西陵。其意殊可憫也。奸雄人由此一念。故事事不肯罷手。所以能殺天下。尊見若何。

寄李力負

今日接得道兄字。真如古骨董。我輩面肉不常作一處合。所可合者。紙言墨語耳。故交殆盡。稍聞舊人同志相守。喜不成寐。況道兄風義文章。歲臻日上。悉於躬菴舌譜。柴桑真不在潯陽矣。弟憤嫉甚。不死于兇。亦死于悲。謝翱善哭。而弟不能。彌衡善罵。而弟不敢。意者出于哭與罵之間。騷鬱甚。而佯狂。佯狂甚。而癩疾。如是之人。有生理耶。道兄筆墨有靈。他日幸借一挽。其恩甚大。

與鄧止仲

紫芝眉宇。闊復數年。嘗思此人。如在天際。客夏數度入貴郡。一寓章山寺宿所。甚願見者。吾止仲君今日

人士了無可語。其不可語。不必在學問文章山水之間。數端而外。別有神明。惟社兄獨解此耳。

答黃子師

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。乃得之諸葛夫人也。來書驚才絕艷。直是女子中李長吉。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名。犯此勍對。正在枕蓆間。兩賢相厄。殆矣哉。誰當爲黃郎解圍者乎。

寄徐仲光太史

海內幽人。何止千數。第如進賢冠中。頗難得耳。我公襟眼皎然。玉嶺清霄。在其足下。熱膽求仙。搖頭卽佛。此乃男兒人世出世事。世烏足以知之。傅平叔贈吏部詩。特致尊覽。并系以惡句爲笑。兩弟於仲光面孔無素。而能神傾若是。湯臨川所云。人生何必深也。

東竺庵

細省和尚言語。著我痛處。偌大世界。無真正爲人朋友。若和尚者。乃真相知相愛也。某非等無知無識。自暴自棄之人。只緣打算不過。看那邊事大。怕難怕苦時。下不得瀟灑快活地位。如但要我頭顱。反不難一刀斷付。易的是死。不易的是死幾度。卻還生也。某二十年無甚罪惡。明室暗室。心中口中。從不肯著箇欺字。獨無猛力堅膽。向前做件事來。亦以庸人滿眼。其品地識解。無可規我矩。我憤我悱。我之處。大家安於悠悠謬謬。以至鬚眉如許。茫然烟海。豈不慟絕。然和尚卽能規我矩。我憤我悱。我願且緩之。恐千尺釣竿。釣不出這般浪子何如。昨東二三兄弟。聲聲和尚高姿俊骨。如此如此。非必推尊長老。凡爲若輩狠敲熱

罵引向裏學薰修耳。此似自己挑不起。反捉他人替挑擔子也。笑笑。

答魏宣子

逸不能知韻事。而家有其書。古來惟大禹一人。聲可爲律。耳喉之不同。胥如其面。以今議昔。猶後議今。周德清譏沈約南蠻之音。不知國鬼六溜。甚於之知王黃也。存而不論若何。

東孔登小

知髯公浩氣橫空。遺世特立。辟之冬嶺孤松。獨秀千尋。嗟夫魯國男子。當如是矣。養高兼養閒。可望不可攀。此非任華致青蓮語乎。弟慙中作憤。嘗有屈平江上之聲。然卑卑無奇能。能自喜終未若髯之音喉絕倫也。

與蕭明彝

孝逸極支離人也。然而豪氣不除。深情一往。儒心俠骨。眼裏諸生。似未有見逾者。以此差爲勝流所錄。嘗聞翁兄浩魄雄襟。既已神思奔會。又知于內典。更有證入。益增婉惶。弟生平自許。不徒許其婉。亦不徒婉。便欲辦香皈依。以開誘其不逮。乃去歲僅從驛前一拱而過。憶元德伯符相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。何必有閒也。

與傅平叔

長卿病。天子使所親急索書。內人曰。無書。時爲一卷書。則岱山社首事也。彼非以其書條封禪。冀後學封

禪其書耳。平叔遂慨然。不必如長卿。顧所惠汪洋之記。筆才絕與曩書近。亦似柳州之許京兆。蕭翰林意致。枕間辦此。平叔不死也。安有神氣萬里。爲鬼伯縛取者乎。且誦且快慰。其他雜焉諸篇。必鋒殊銳。處處作拗折勢。庸兒曠子。食不下咽矣。豈知當吾世。不有蔡中郎袁石公。舍近軀而遠想。誰何。平叔亦已眼空餘子哉。逸鼓波斯之熬不盡。而藏不止日。大力文止二先生。不遇逸拾遺補亡。幾不黃叔度有行無文也。生平結習。獨注是耳。大程云。讀書亦玩物喪志。弟謂不然。好色人之所欲。彼有其具。天則誨之。必與蛾眉爲仇者。予無樂乎丈夫也。使今日竟捐結習。置身空洞。則不如亟埋土中。平叔不於此時。悉率新舊。頌寄同方。更待弟死。或平叔死。爲知己不必盡知己者。部署褒矜。若逸之于大力文止二先生也乎。夜郎王不知漢大。于闐疎中國自雄。癡山集類爾。譬之楊德祖俊人。一旦斟酌于正平。小兒相呼。以虬髯客之悍。見李公子灰心而去。材魄氣餒。不可誣已。

寄王于一

父友盡矣。突見于一之面。尙有典型也。別去不敢時思耳。思社翁未嘗不思于臯也。念此一二老成。巋然於天傾地缺。滄桑改易之後。甚慰甚慰。又閱邇來手札。如虬松古柏。嶽嶽名家。真能不作近代語。故是可人。箇箱諸稿。盡長短簡。付定吾文者。正自不易。目中覓解事。亦必不得。逸有數種書。雖無奇致。或可沙礫間撥取文石。恨無副草遠寄耳。

答無生

逸有丈夫之心。而爲兒女所累。雖此腔甚熱。此心不欺。然于世間仁義豪傑之爲。不能縱臂展腳而行一事。朱家郭解。亦笑人矣。

陳孝威

興霸臨川人
壺山集

與吳次尾

今之能言家。破制削法。而評閱者。亦復逞臆橫議。爭訟一時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。至此而極。何則。風俗之樸。其時人心羣居和一。而不矜尙貴爭。及其衰矣。合從連衡熾。而六國入秦。顧廚俊及標。而漢祚爲墟。卽至濂洛諸君子。倡明理學。厥功不細。而韓侂冑猶誣爲僞學。而殘噬之。繇斯以觀。豎一說者。伏一敵。至乎各豎其說。並對一敵。而天下事。不可爲矣。今時流輩持論。大率淵源無素。愛奇者聞詭而驚聽。浮慧者觀綺而躍心。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樸。填砌者以六朝爲治麗。此繇胸智不多。未更老成故也。又好詆訶前輩。旁人甚憐其愚。而造之者。揚揚以爲得意。以文士之戈矛。釀兵爭之禍。歷觀古來。應若指掌。足下主盟壇坫。須當痛懲流弊。克己求物。不以所能愧人。不以所不能憎人。則於世道名教。關係不淺。

與傅平叔

會兄寢苦塊中。猶且牢役古昔。復呼痴山。送難飛毫。於白雲青嶂之間。何快可似。弟心妒殺。實婉殺也。痴山嗜奇物。一肚呆皮。裹如許古董。時復斌媚。而弟不量菲薄。方思與平叔分竊並驅。中原豈非江東。無我卿當獨步。我若無卿。亦一時之傑耶。古文詞一道。雖本朝數百年以來。時有作者。指蓋未敢多屈。非惟索

手難。索眼豈復易也。湯季雲鄭元近頗是解人。游公大足稱俊士。弟所存者。雙眸炯炯。而腕力不堪爲主人作傭。奈何。

章世純大力臨川人
這稿

示門人劉士雲

與人居。當有剩于溫厚。毋見端于秋冷。死羊皮。尙爲煖于人生。人之情也。不能爲溫和于世乎。

又

人者理之所疎。情者人之所親。故計情而可矣。事之安心者其可行者也。其忤心者其可止者也。吳虞初曰。孰爲天理人情。而已事不合于人之心。此不爲昧天絕理者哉。

又

善惡之行。有光有臭。獬豸觸邪。正見其光。象嗅不直。正聞其臭。

又

富貴非惡也。嘗以便惡。貧賤非善也。嘗以便善。桀紂不爲天子。安知不但恆人也。蘇秦蔡澤不困厄。安知不但庸士也。

又

有金生者。遺人牛羊。以金冒角。而衣之繡錦。龔獻甫聞之曰。此難以與世交矣。過爲情數。開多責之門。此

其與人十金不當一金也。夫澗中之鮒盈尺，而人以爲大；江中之鱣數尺，而人以爲小。人亦以素分相索耳。

與門人饒子正

財者變化萬物者也。愚者在財而知，直者當財而曲，誠者在財而僞。此之謂財。

又

人當庇人，不當爲人所庇。爲人所庇，卽能自立，亦半人耳。庇人者，尙餘半在人，其相去遠矣。

又

家庭之接，當勉率禮節，以輔持天性。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。夫詳于義數者，非獨旌飭樸心，亦將導迎不及，故節文所以習敬，習敬所以養愛。養愛所以成恩。若鄙樸而無章，箕踞偃仰，以蕩然于嚴親之側，親雖得親于我，不得尊于我，所以孝弟者，亦特半而往者耳。故聖人多言勉強，少稱天然。

又

家無賢父，則不可復無賢子也。無賢兄，則不可復無賢弟也。不幸無上，不可無下。不幸無前，不可無後。

又

人之論人，皆存己其中。譽人以賢，無以置己之不肖矣。故不肖必好誣賢，多得人之不肖，所以寬身也。唯賢者爲能廣因其類。夫賢之藉賢以寧己也，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。故君子多譽，小人多毀。與君

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。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。

又

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。常聽于先矣。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。常聽于上矣。

又

人生役役。馳而就死。非安而受其自至也。

又

神龍何德于萬物乎。動則務爲雨澤。虺蛇何怨于萬物乎。動則務爲毒霧。不爲恩仇。萬物皆有見使于性。其皆有不能自己者耶。

又

星卦等術。驗不驗相半。鬼神之道也。不明之人。不有鬼神矣。盡明之。無以爲隱。亦不成爲鬼神矣。

曾文饒魏臣廣信人

問友人病

足下病不可求速愈。欲速。藥必過劑。爲害甚大。夫藥非能去病。能殺其勢耳。勢殺則駸駸乎不能終日。邪氣日衰。元氣日長。故病去而身安。否則元氣受傷矣。故曰大毒治病。十去其六。小毒治病。十去其七。常毒治病。十去其八。無毒治病。十去其九。不欲至盡也。肉不可使勝食氣。藥不可使勝元氣。夫老穉相反也。藥

病相反也。然而老過成穉，藥過成病。凡事忌盡，雖病亦須留地與之也。

與蕭伯玉

今人爲文，大約如屏幅，間架現成，但須糊裱耳。此文迥出蹊徑之外，然非深心讀之，覺平平也。

文德翼用昭登岩九江人

與陳石丈

明月入懷，畢竟幽冷，不如朗日在胸，以赤腹投人也。

艾南英

千子臨川人
天慵子集

答楊淡雲書

兄氣誼文章，無愧古人。弟不能以兄之行己自持，而能以兄之古誼發爲評衡，提揭後輩，使作爲文章，無愧古人，則亦兄所以自持之意也。兄之自持，以古道爲己任，朋友一道，於今始見五倫計兄之志，體精神糜歲月，不以爲苦。弟之於文，亦復如是。妒者謗之，愛者愛之。然弟以爲制藝一塗，挾六經以令文章，其或繼周必由斯道。今有公評，後有定案，吾輩未嘗輕恕古人。後來亦必苛求吾輩，使有持衡者，衡我明一代舉業，當必如漢之賦，唐之詩，宋之文，升降遞變，爲功爲罪，爲盛爲衰，斷斷不移者，則兄以爲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？今將明吾道，必使吾輩文章推而上之，有祖有宗，與先輩大家合，又與聖賢合，然後推而下之，有子有孫。若如今所推穢惡，勦襲空疎腐敗，其爲說也，推而上之，無祖無宗，伊尹生於空桑矣，推而下

之。無子無孫。吾見斯人之不血食也。如是而猶欲謗弟疑弟。此非待弟之過。亦覺天下之小。三百年國家之功令。千餘年先聖之是非。爲一輩無知者敗壞至此。既無一人任之。任之者又從而謗之疑之。嗚呼甚矣。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繼之房刪之後。亦猶用藥者先用大黃芒硝。瀉去腸胃積穢。然後以參朮正其元氣。房刪者弟之大黃。文定文待弟之參朮也。何人能阨弟而止之。已付吳中大賈。所呈兄案頭矣。

陳宏緒

士業新建人
石莊初集

二集鴻梅集 恆山存稿

與馮躋仲

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。屈指不過二十輩。其餘率多樊英殷浩。聞其姓字。或亦赫然與之狎處。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。

答梅惠連

江漢豫章之文。世之竊其詞句者。皆得以取榮名擢上第。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。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。仁兄引劉安以爲喻。至謂安之雞犬皆得昇天。而安反久滯於地上。其言曲而中。淒然足以感人。

與巨源書

弟病猶昔。但嘔血差少耳。少則更可慮也。昨始檢得故方。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。煮酒服之。小僮買麻油爲市賈所紿。雜以桐油。夜半食脰如爲鬼掌所扼。俄而吐瀉交作。沈疴旣未得痊。而虛服一碗毒藥。薄命可嘆如此。禮因昨已檢出。此書若成。當在朱子家禮之上。家禮暮年乃就。晦翁自云。其間合禮會文。